



□ 龙珍锋

扁担的时光谣

大年初六，小侄子去订婚，家人们忙去到处找箩筐借扁担走亲的情形，一下又将我拉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乐时光。

老家在锦屏县偶里乡皆阳村，藏在清水江畔的深山里。一条条蜿蜒的乡间小路，穿梭在稻田与山林之间，仿佛一条古老的丝带，将过往与现在紧紧相连。而那些年，在这条条小路上，最常见的就是那一根根承载着生活重量的扁担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挤走夜的寂静，母亲已肩扛扁担，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。扁担两端的水桶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摇曳，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，与清晨的鸟鸣、微风轻拂树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一曲田园晨曲。母亲的身影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韧，那扁担与水桶就像是她勤劳与坚韧的象征，陪伴着她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清晨。

春耕时节，父亲也会扛起扁担，走在田埂上。扁担的一头挑着沉甸甸的肥料，另一头则是希望的种子。他迈着稳健的步伐，扁担随着他的行走而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为大地播撒着勤劳的赞歌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在春光中显得格外伟岸，那扁担就像是他对生活的执着与热爱的见证。

夏日午后，烈日炎炎，金黄的稻浪在田野上翻滚。村民们纷纷扛起扁担，挑着割下的稻谷

行走在田间小路上。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，但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那些扁担承载着沉甸甸的果实，也承载着村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

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模仿着大人的样子，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扁担，挑着装满青草或柴火的小筐稳步前行。他们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格外坚韧而充满朝气，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着他们的成长与力量。

村边的小河旁，妇女们常常聚在一起洗衣谈笑。她们用扁担挑着装满衣物的木桶来到河边，一边洗衣一边分享着家常。河水潺潺流淌，扁担与木桶的碰撞声、妇女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的乡村生活画卷。

雨后初晴的时刻，山林间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。村民们纷纷上山割草养牛，而我的父亲总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肩扛扁担，两端挂着沉甸甸的青草，踏着泥泞的小路归来。虽然路途艰辛，但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对家的温暖向往和对生活的满足。

每逢赶集日，扁担又成为乡村与城市的桥梁。村民们纷纷肩挑扁担前往城里售卖自家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。集市上人来人往、热闹非凡，而那些扁担则静静地见证着乡村的繁华与变迁。1998年至2001年，我到天柱师范就读，那三

年间很多生活费就是母亲用扁担挑着家里的米酒、米糠到市场上交易换来的。

夜晚降临，月光如水洒满乡间小路，我常常在傍晚的村口等候晚归的父亲，偶尔可见晚归的村民肩扛扁担，在月光下享受着夜晚的宁静与清凉。他们的步伐轻快而有力，仿佛在向世界展示着乡村人的坚韧与乐观。

逢年过节时，扁担又承载起了厚重的亲情与喜庆。村民们用扁担挑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和食材走亲访友、欢聚一堂，那些扁担上不仅承载着美食与欢笑，更承载着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岁月悠长的老屋前挂着一根褪色的扁担，它见证了家族的兴衰与变迁，也承载了无数代人的记忆与情感。每当夕阳西下时分，老人们总会站在老屋前凝视着那根扁担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，那些关于青春、关于梦想、关于爱情的故事都随着扁担的摇曳而浮现在眼前。

那根扁担，仿佛一位静默的诗人，以它独有的方式，记录着我们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温馨而平凡的日子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扁担是乡村生活的象征，是我们勤劳、朴实的写照。它不仅仅是一根简单的木棍，更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和支撑。它承

载着我们生活的重物，也承载着我们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

我记得，每当农忙时节，父亲总是扛着扁担，忙碌在田间地头。那根扁担，仿佛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辛勤的日日夜夜。而母亲，则常常用扁担挑着水桶，为家里的生活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清水。她的身影，总是那么忙碌而坚定，仿佛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乡村妇女的坚韧与勤劳。

而那些曾经与扁担相伴的日子，也让我学会了坚韧与毅力。小时候，我常常模仿大人的样子，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扁担，尝试着去承担一些生活的重量。虽然那时候的我并不强大，但每一次的尝试都让我更加明白，生活需要我们去承担、去努力、去奋斗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乡村的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些曾经熟悉的场景和人物，或许已经渐行渐远。但那根扁担，却依然静静地挂在老屋的墙角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遗忘的故事。

每当我回到老家，看到那根褪色的扁担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亲切感。它让我回想起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，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虽然时代在变，但乡村人的勤劳、朴实和坚韧却始终如一。那根扁担，就是乡村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
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世界里，或许我们应该时常回望那些简单而纯粹的日子。让我们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一份宁静与安详，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保持一份初心与本色。而那根扁担，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□ 龙侯

春 韵

碧野长天一色清，空山妩媚鸟柔情。
芳风借梦行千里，春夜醒来花自明。

□ 罗锦明

象棋杂咏

布阵棋盘巧用兵，楚河汉界两分明。
行车进退神机鬼，跳马攻防妙算精。
项羽挥师愁屡败，刘邦对垒笑常赢。
人生博弈争分寸，淡定从容智者清。

□ 吴朝科

乡 园

曲岸青青一径幽，莺声带翠语娇柔。
飞蜓竚立池莲角，宿鹭争旋壑陌头。
陶令几时来种柳，姜公何处去垂钩。
谁言僻壤无风景，雨过鱼鳢破浪游。

□ 杨建超

致意三中女教师

兰香柳倩雨三分，微笑拈花众女神。
颜色浅如桃李淡，情怀深对教鞭真。
持家至俭长为乐，授业惟心不负人。
绮梦翩翩飞絮语，芳菲绽放正当春。

□ 吴文礼

老 农 夫

阳光普照难均匀，耕稼农夫认苦辛。
但看田间晴雨里，扶犁正是白头人。

□ 杨正仁

秋

寒蝉凄切动凉风，云淡天高望旅鸿。
秋岭丹青谁画就，诗情一卷赠山翁。

□ 杨光灿

秋 韵

气爽天高叶正黄，碧空雁阵吸秋凉。
梧桐窗外经宵落，丹桂楼前整夜香。
久阅人情如纸薄，深谙世事识山长。
襟怀九冀流光远，雅韵频频寿且康。

□ 吴锦志

元 旦

岁旦初开喜气频，欢歌起舞庆新春。
举杯欣饮平安酒，勿忘边陲守护神。

□ 潘承武

地 地 菜

雨露田原滋嫩芽，宁心欲寡度年华。
红尘看淡三千事，爱系簪头一束花。

□ 石含武

富饶侗乡

祥云霏雾稼盈亩，水暖苗青眼望宽。
美酒珍馐欣共享，晨昏把盏畅言欢。

□ 吴朝保

感 悟

落笔冷鸡句不锋，寻章踏尽路千重。
诗题春色嫌无味，境到深时韵自浓。

□ 石泽清

自 勉

清宵伴月过三更，伏案犁笈不铭名。
满腹春秋藏笔底，毫尖亦可筑长城。

□ 吴盛锦

闲游牛耕部落

欲避喧嚣向此间，远离闹市隐深山。
安身别墅无争逐，梅下蜗居自悠闲。

□ 吴朝益

山居趣事

田间劳作稻花香，落瓣飘沉肥鲤堂。
犬吠无疑亲客至，约来几尾步匆忙。

□ 申政江

舞龙嘘花——台江元宵节的狂欢盛宴

元宵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，华夏大地处处张灯结彩。而贵州台江，却以一场惊险刺激、激情四射的“舞龙嘘花”狂欢，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。

黄昏时分，台江县城万人空巷，人们早早地吃完元宵饭，翘首以盼。当夜幕降临，街头巷尾弥漫着喜庆的氛围。全民都在等待着一年一度的狂欢盛宴——舞龙嘘花。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怀着满心的期待，等待着舞龙嘘花的开场。夜色中，只见那一条条巨龙在舞者们的手中活灵活现，昂首挺胸，威风凛凛。龙身闪烁着五彩的光芒，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祥瑞之物。整个县城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一条条威武雄壮的彩龙在舞龙队员的操控下，翻腾跳跃，气势磅礴。他们赤膊上阵，头戴安全帽，在火树银花中穿梭，仿佛与火龙共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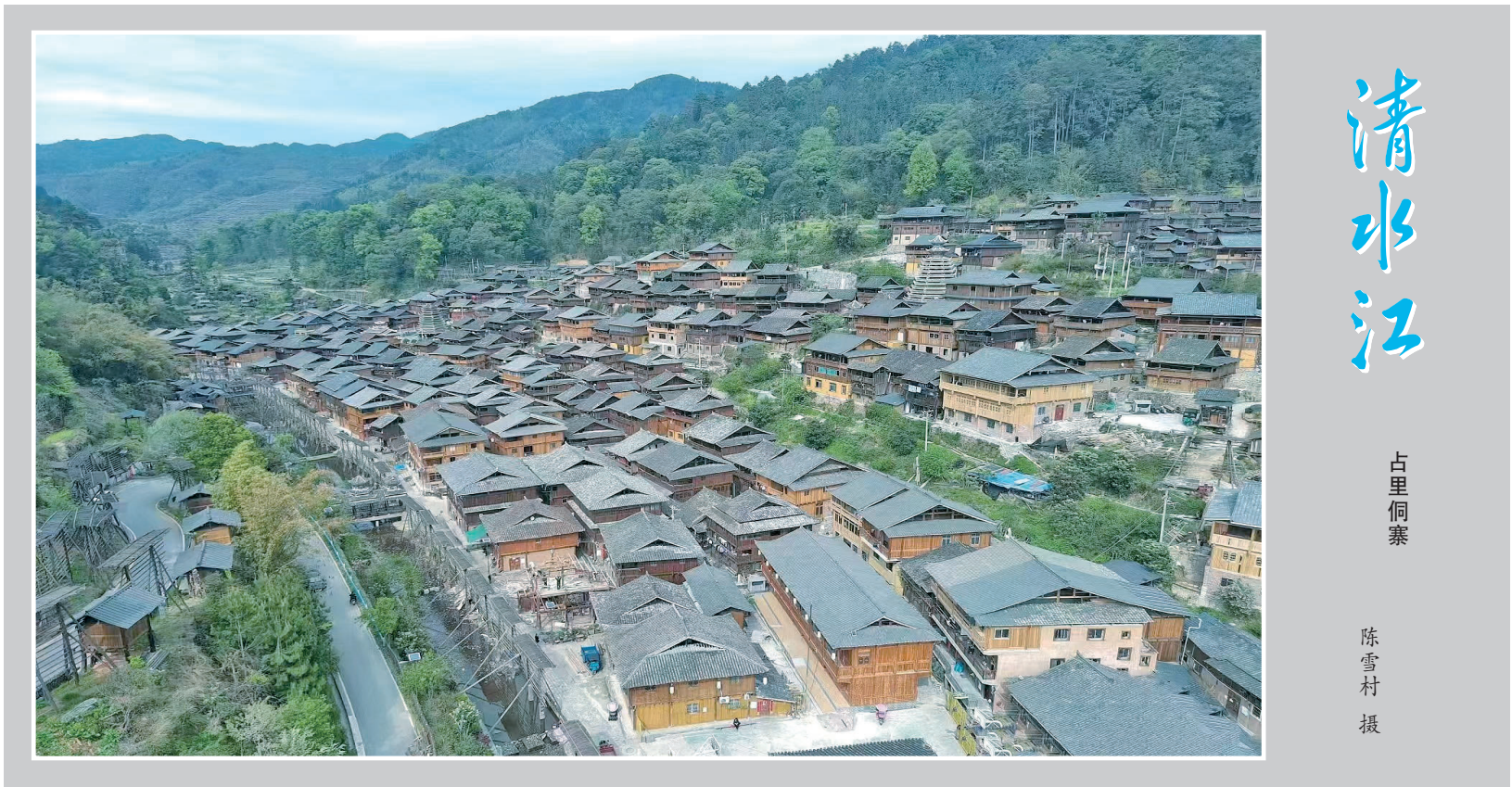
“嘘花”是这场狂欢盛宴的灵魂。而嘘花的登场，则将气氛推向了高潮。绚烂的火花如流星般喷射而出，与舞动的巨龙相互交织，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。无论男女老少，他们都手持装满火药的竹筒，把竹筒固定在四角凳子上，点燃后，对着舞动的龙身喷射出耀眼的火花。舞者们则在火花中穿梭，他们毫不畏惧，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无畏的勇气，展现着龙的力量与威严。每一次龙身与火花的碰撞，都激起了人们心中的热情与欢呼。人群中，呐喊声、欢笑声、惊叹声此起彼伏，整个台江县城热闹非凡。火花如流星般划过夜空，又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将舞龙者和巨龙笼罩在一片璀璨之中。孩子们睁大了眼睛，脸上洋溢着惊喜；老人们则微笑着，眼中满是对民族文化的自豪与欣慰。火光映红了人们的脸庞，也点燃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。

舞龙嘘花，是勇气与力量的较量，更是团结与协作的象征。舞龙者需要默契配合，才能在火花中灵活穿梭；嘘花者则需要掌握火候，才能喷射出最绚丽的火花。这场狂欢，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。

通过这场狂欢盛宴，我们更应该深刻地思考，怎样才能让舞龙嘘花在民族文化的进程中，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起来？如何让民族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，使其焕发新的生机？如何利用民族文化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文化自信？

在这场舞龙嘘花的狂欢中，我感受到了台江人民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民族文化的坚守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，一种团结与凝聚的象征。在激情与狂欢中，我看到了台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舞龙嘘花，是台江元宵节的盛宴，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狂欢！我们相信，只要是我们用心去感受、去传承、去创新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！



清水江

占里侗寨

陈雪村 摄

□ 顾慧明

四季组歌

春
敲开二月的窗棂，投入春天的怀抱，白雪消融，那片油菜就要满地金黄。倚在三月的肩头，捧起春天的阳光，细雨纷飞，那枝桃花就要一吐芳菲。春，四季之首，华丽且清新，平淡而独特，以她温暖明媚的姿势，征服了多少文人？陶醉了多少墨客？

夏
卷起六月的珠帘，拥抱夏天的热情，晨雾消

散，那片荷塘就要映日绯红。爬上七月的树梢，沐浴夏日的骄阳，蝉声悠长，那簇紫薇定将美艳收藏。夏，四季之华，热烈而奔放，肆意且张扬，以她绚烂多姿的风采，点燃了多少梦想？激荡了多少青春？

秋
拂过九月的轻纱，步入秋天的画卷，金风送爽，那片稻浪就要泛起丰饶。走在十月的山间，拾起失

□ 杨少辉

难忘那缕蕨菜香

当新年第一声春雷划破苍穹，沉睡了一冬的植物被悄然唤醒。

在云贵高原上，蕨菜堪称生长最早、速度最快且最为常见的植物。春节过后，山涧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，深藏于土里的蕨菜就被轰隆隆的春雷惊醒，相继在山野里的灌木丛中冒出毛茸茸的像龙爪似的苔头，犹如小孩子睁着惺忪的睡眼，又如婴儿握着拳头举在空中，可爱至极。

蕨菜，是家乡人极为喜爱的山野菜。立春过后，海拔稍低的山坡上就会冒出一根根蕨菜。随着气温的回升，蕨菜仿佛听到了春天的召唤，逐渐在海拔地区呼啦啦地生长出来。

孩童时，每逢采蕨时节，我经常跟着大姐上山去采蕨。从村里出发，沿着崎岖的山路爬至海拔1700多米的雷公山上，在路边便能看到，在稀疏的针阔混交林下，这里冒出一棵毛茸茸的蕨菜头，那里又长着一排排的蕨菜茎。于是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钻进林子里。大姐见我兴奋的模样，微笑着提醒我：“别着急，蕨菜有青色、褐色等多种，青色茎杆的蕨菜稍带苦味，要选择杆茎略呈黑紫色的才好吃。”

我未曾料到，蕨菜竟有如此多种类。于是，我依照大姐的叮嘱，一边采摘，一边在林下四处寻觅蕨菜的踪迹。见到脆嫩的蕨菜茎，两指一指即断，折断处流出蛋清般的汁液。片刻工夫，就采了一大把。随后，在山上找根细长的紫藤或草叶将蕨菜捆成一把，接着再继续往前寻觅……

采蕨是件艰苦的活儿，在林子里稍不留意，就会被自己抓起的树枝反弹伤到眼睛，或被刺蓬、钩

藤刺挂烂衣服。然而，看到满山鲜嫩的蕨菜，心中便忍不住走上前去，扒开草木，一个劲地采。约一个小时，把采来的蕨菜放入竹箩，然后怀着满满的成就感，兴高采烈地挑着蕨菜满载而归。

回到家里，我和大姐急忙把采来的蕨菜拿到村旁的水井边清洗，接着在土灶上烧起柴火开始煮蕨菜。

古往今来，蕨菜一直是大江南北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北宋文学家苏轼在《山村五绝》中写道：“老翁七十自腰镰，惭愧春山笋蕨甜。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。透过他的诗词，仿佛看到两鬓斑白的陆老先生腰别柴刀上山采蕨，而后回家来吃着清水煮蕨菜的宋代生活场景。

家乡的蕨菜资源丰富，采来的蕨菜一时吃不完，人们便将蕨菜洗净，一部分拿到太阳底下暴晒几天，干了后用口袋装起来，挂在屋里干燥的楼顶处。待到八九月进入蔬菜淡季或家里来了客人时，再取出来用开水浸泡半个小时，将干蕨菜拿出来炆炒招待客人。还有一部分则拿到烧开的水里焯一下再捞出滤干水分，然后切成三四十公分长的蕨菜节装入土坛子里密封储藏起来。特别是五六月份采来的蕨菜茎，茎秆上稍微长出两三片嫩叶，更容易沾上盐和辣椒面，用来腌制更容易入味，更让人产生食欲。

每当农忙时节，家乡人上山干农活前，都用竹盒装上米饭，再从坛子里取出腌制好的蕨菜，撒上适量食盐及辣椒面充分搅拌均匀后，与米饭一起包